



三餐吃餃子 激發文學夢

香港文匯報訊 (記者 尉璋、于永傑) 莫言原名管謨業，1955年生於山東省高密縣，他6歲開始上學，小學五年級時遭遇「文革」，此後輟學在家務農十年之久，種高粱、種棉花，割草放羊、做各種農活。莫言曾這樣描繪那段歲月：「每天在山裡，我與牛羊講話、與鳥兒對歌、仔細觀察植物生長，可以說，以後我小說中大量天、地、植物、動物如神的描寫，都是我童年記憶的沉澱。我作品中對大自然細緻入微的描繪、鄉土氣息的濃郁也許是我在中國文壇上有一席之地。」

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的時候，莫言在村子裡已經是一個很能幹活的年輕人了。當時他的一位鄰居是被遣返回鄉的右派大學生。這個學生以前就讀中文系，對文學很了解，在勞動的閒隙向大家灌輸文學的東西。他告訴莫言，自己在濟南的時候曾認識一位有名的作家，這個作家很「腐敗」，一天吃三頓餃子。「我們當時認為這不是神仙嗎？當時一年都吃不上一頓餃子，好年頭春節除夕的時候才能吃上餃子，我就感覺到如果一個人可以當作家，這理想好遠大。我當時就問他：『叔叔，如果我以後可以寫出一本小說來，是不是就可以一天三頓吃餃子？』這就是我最初的、關於文學的夢想。」

文革中，文學資源極度匱乏，戲劇是樣板戲，小說的數量更是少。在社會經濟如此貧困、政治狀況如此壓抑的情況下，所滋生出的文學夢想，其實和真正的文學相差甚遠。莫言把村裡所有的書籍都看了個遍，《三國演義》、《聊齋志異》、《隋唐演義》……雖然只是幾本舊書，但卻為他打開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世界。「為了看那些書，我用了許多方法，有時幫別人幹活，有時用東西去交換，看完後，我以為我把天下的書都讀完了。」莫言笑着說，直到當兵以後，進了縣裡的圖書館，他才知道原來世界如此之大。

感念孫犁扶持

1976年莫言參軍，走出了故鄉高密。在部隊歷任班長、保密員、圖書管理員等職，也就是這個時候他開始文學寫作，並在一些雜誌上發表作品。1984年莫言得到著名作家徐懷中賞識，成為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第一屆學生。

能夠離開解放軍藝術學院的大門，與著名作家孫犁也有着莫大的關係。80年代，還是毛頭小子的莫言在文學雜誌《蓮池》上發表了小說《民間音樂》，沒想到受到了素未謀面的文壇前輩孫犁的讚賞。1984年，孫犁在《天津日報》發表文章《讀小札記》，專門談到了莫言及該篇小說，認為小說的故事雖然並不典型，但卻反映出農村的一些生活面貌，以及從事商業的人們的心理變化。文中，孫犁直言小說寫得不錯：「小說的寫法，有些歐化，但根本還是現實主義的。主題有些藝術至上的味道，小說的氣氛，還是不同一般的。」更稱讚小說的主人公形象頗有「飄飄欲仙的空靈之感」。

多年後，莫言仍然感念孫犁先生對他的無私扶持，回想起來，正是該篇評論讓他走進了解放軍藝術學院，而這正是

他創作道路上意義非凡的轉折點。莫言的作品常被形容為「大膽」。語言大膽、意識大膽，更是一針見血地描繪出現實的情況。他自己也說，自己是十分敢言的人。6歲時，他就曾因罵老師「奴隸主」而受到警告處分，他這說話直率的孩子於是總被父母提醒「少說話」。開始文學創作後，也許是想起父母的叮嚀，莫言把名字中的「謨」字拆開，為自己取了「莫言」這個筆名，生活中的他也謹言慎行，反而把滔滔不絕的言說熱情全都給了小說。

靈感來自艱困生活

在接受《世界新聞報》的訪問時，莫言曾說，他許多創作的靈感都來自於在農村時的艱困生活。小時候，他特別喜歡吃，但在那種苦日子裡，一個窮孩子沒有太多的選擇。有時做夢，他都會夢到和人搶食物。對他來說，食物也許是生活中最大的幸福，卻也讓人想起太多的屈辱與不堪。「回憶起往事，我就會感覺到人世間最寶貴的是糧食。」

他說，當年時局不穩，老百姓躲日本軍、國民黨軍，生活苦得讓人無所眷戀，但人們還是要生活，還是要關心糧食收成，還是會為了錢財爭吵，這，就是生活。然而就在那些非常痛苦的時候，人卻會產生一種幽默感，一種朝向荒蕪的幽默感，這是一種對自己的安慰，也是讓自己可以活下去的一點動力。

在莫言的作品中，我們時常能體認到這種看似荒誕的幽默感，背後的無奈與悲涼，與潛藏其中的人性韌度。在他的故事中，那些普通的小人物為了尊嚴而掙扎，有時成功，但更多的時候是失敗。那些故事閃耀着奇妙的色彩劃過夜空，成為讀者記憶中難以磨滅的閃亮星光。

祖母講故事 首位啟蒙師

香港文匯報訊 (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) 山東高密是一座歷史悠久、文化豐厚的古城，那裡許多詭異的鬼神傳說、神秘的民間風俗，日後都成為莫言作品的素材。莫言曾多次講過，會講許多故事的祖母是他文學道路上的第一位啟蒙老師。二哥哥管謨欣告訴記者，莫言從小就對文學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，8歲開始看《林海雪原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等大部頭的文學名著。他喜歡看書，因當地農戶家中的書比較少，他就一戶戶去借，實在沒書看就拿二哥哥的新華字典來背。他寫的每篇作文都會被老師當作範文來讀。莫言的一位鄰居有很多藏書，但不輕易外借，為了博取這位鄰居的好感，他就去幫人家推石磨磨麵。



莫言一直喜愛把神話風俗寫進小說中。資料圖片

莫言曾被母親(右)叮嚀要少說話。資料圖片



莫言少時以為寫作可賺大錢，3餐吃餃子。資料圖片



扎根中國土地的魔幻寫實

香港文匯報訊 (記者 梁小島) 諾貝爾獎的官網上，公布了此次莫言獲文學獎的理由：融合了民間傳說、歷史和當代的魔幻現實主義創作。莫言的三部代表作《紅高粱家族》、《天堂蒜薹之歌》以及《生死疲勞》均曾由瑞典翻譯家陳安娜譯介至瑞典出版，成為外國讀者了解和認識莫言的重要基礎。

《紅高粱家族》是莫言創作於80年代中期的中篇系列小說集，分別由《高粱酒》、《高粱殞》、《狗道》、《奇死》以及《紅高粱》五篇組成，對於新時期軍旅文學的發展產生過深刻而積極的影響，開闢出一個鮮活生動的民間世界。作品背景以1939年日本侵華第二年開始，描寫了一系列抗日戰爭中的英雄人物，和傳統抗戰題材的小說中正邪分明的英雄形象不同，莫言站在民間立場上，塑造了一個文學王國「高密東北鄉」，裡面的「我」的家族先輩們個性獨特，富有鮮活的生命與人性。

其中《紅高粱》一篇發表後，得到了當時剛完成電影《老井》的主演和攝影工作的張藝謀的注意，正逢他籌備導演處女作。莫言曾這樣描述第一次見到張藝謀的情景：「我們在走廊裡見面時，張藝謀穿得和農民一模一樣，手裡提着一個斷了帶的鞋子，可能是擠公共汽車時被人踩斷的。我一

看這樣的，人就覺得很樸實，感覺很可靠，就跟我們村裡的那些生產隊長一模一樣。」兩個人在走廊裡談了一會，連房間都沒進，莫言就決定將《紅高粱》以800元人民幣的版權費讓張藝謀拍成電影。該電影後來奪得第38屆柏林電影節「金熊獎」。

在經歷《紅高粱家族》的寫作高峰後，莫言繼續尋求突破，創作了大量中短篇作品及數部極具份量的長篇小說。《天堂蒜薹之歌》是莫言的首部長篇小說，長達20萬字，是以他故鄉鄰縣蒜薹豐收後發生的農民與當地官僚、地痞之間的糾紛，並引起騷亂的事件為背景寫成。小說出版後，鄰縣曾威脅他，只要他邁入鄰縣一步，就讓他好看。此作品被認為是「真正的底層小說」。

《生死疲勞》則更為壯闊而自由，小說敘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國農村50年的歷史，其中的敘述者是土地改革時被槍斃的一個地主，不斷經歷六道輪迴，小說隨着他一世世的轉生而展開論述，透過人、馬、牛、驢……的視角進行敘述，圍繞着土地與人的關係，勾勒出鄉土中國的當代史，被認為是莫言創作的又一高峰。



莫言(左二)與改編自其小說的《紅高粱》電影的張藝謀導演(右)及兩位主角姜文和鞏俐合影。資料圖片

莫言主要作品一覽

繁體版出版年份	書名
1988年	《紅高粱家族》
1990年	《十三步》
1992年	《酒國》
1996年	《豐乳肥臀》、《透明的紅蘿蔔》
2000年	《會唱歌的牆》、《食草家族》
2001年	《檀香刑》
2006年	《生死疲勞》
2009年	《蛙》

